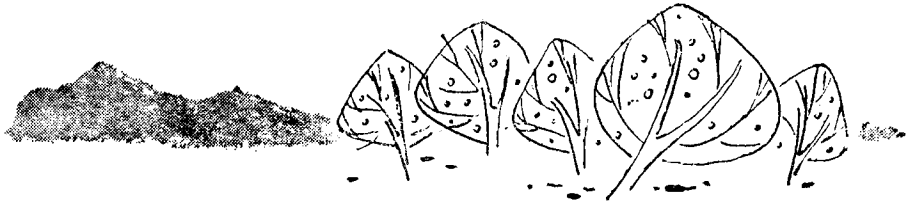
赣南纪行

125/1



贛南紀行

吴文虎　曹　溶　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赣南纪行

吴文虎　曹　溶　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5　字数 47,000

1976年1月第1版　1976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71·555　　定价：0.16元

毛主席语录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出 版 说 明

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重要指示发表七周年。为此，我们特将刊载在《学习与批判》上的《赣南纪行》、《西双版纳来信》两篇文章，汇编出版，以资纪念。汇编时，个别地方作了订正。

一九七五年十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赣南纪行 ……吴文虎　曹　溶(1)
一、从军山湖畔到芙蓉山麓……(2)
二、宜黄途中……(7)
三、广昌路上……(14)
四、赣江源头……(19)
五、大雨滂沱走茅山……(25)
六、新一代人的决心……(29)
七、深山宝库为谁开？……(36)
八、沙洲坝……(44)
九、追记……(48)
西双版纳来信……吴文虎　姚纪梅(51)
去允景洪途中(第一封信)……(51)
在橄榄坝农场(第二封信)……(56)
“鬼被抓住了!”(第三封信) ……(61)
农村也是大学(第四封信)……(67)

赣南纪行

吴文虎　曹　溶

同志，你到过赣南吗？这是个有着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山丘盆地，全区面积比台湾省还略大一点。它东邻福建，以武夷山脉为界；南靠广东，以九连山脉和大庾岭为天然屏障；西接湖南，有罗霄山脉突兀其间。当地民谚用这样两句话来形容它的地理面貌："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

赣南是红军的摇篮。在这个举世闻名的老革命根据地里，曾经留下了毛主席为革命辛劳奔波的无数足迹，它所哺育的成万红军战士从这里出发，跟随着毛主席踏上征途，转战四方……

今天，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正哺育着新的一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先后有十多万名知识青年奔赴江西农村，其中在赣南的就有一万多名。他们在那里生活、战斗得怎样？锻炼、成长得如何？——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我们带着这个为许多家长和整个上海工人阶级所关心的问题，从上海出发去赣南了。

一、从军山湖畔到芙蓉山麓

四月六日，我们在江西省进贤县下了车。

从上海到赣州有三条路：西路经沪杭、浙赣线到南昌，改乘汽车顺吉安进赣南；南路乘沪粤快车到韶关，转南雄入赣；北路经浙赣线在进贤下车，过抚州地区的南城、南丰进入赣南的广昌。我们选择的是北路，原因是听说抚州地区的知识青年工作搞得不错。因此，想在叩开赣南的大门前先访问一下抚州地区。

进贤县属抚州地区，地处鄱阳湖平原，湖泊面积占百分之三十七，平原和丘陵分别占百分之四十三和百分之二十，是一个丰盛的鱼米之乡。

第二天一早，我们到了南台公社。这个公社象一只巨大的靴子伸进了军山湖，三面都被碧波荡漾的湖水包围着，宛如一个小小的半岛。上海知识青年在这里有八十多人，分别组成十个青年班，集体插队在各个生产队里。

走着走着，眼前出现了一栋由六间住屋、一间灶间组成的瓦房，门前有两个小青年在磨豆腐，这就是山里生产队青年班的住所。进门没谈上几句，他们就给我们每人倒上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原汁豆浆。我们边喝豆浆边谈，只听得外面“咯咯咯”、“呷呷呷”，尽是一片鸡鸭欢叫声。青年们笑着告诉我们，除了这成群的鸡鸭，他们还有一口大肥猪躺在圈栏里呢。

我们在与董杰生等青年的谈话中知道，这个青年班现有

五个人，分别担任了公社党委副书记、生产队长、拖拉机手、仓库保管员和农技员。去年一年的劳动收入，除了每人分到八百三十斤稻谷、六斤麻油、二斤棉花以外，这个五个人的集体户还分有大豆四百多斤，小麦一百十斤，芝麻五十六斤。此外，每人还进款一百多元。谈着自己政治上的成长和生产上的成果，青年们都爽朗地笑了。

“你们这些成绩是如何取得的呢？”我们问。

“主要一条，是公社、贫下中农把我们当成了‘老崽’！”一个青年抢着说。

“啥叫‘老崽’？”

“‘老崽’就是小儿子，是老年时得的儿子。”同来的慰问团老江同志帮着解释，接着青年们七嘴八舌地给我们讲了一件发生在下乡后不久的事：一天，县电影放映队到了公社，党委的几个书记马上想到上海知识青年来了以后已有一段时间没看电影了，就叫办公室的同志分别通知全公社的知识青年来公社看电影。没想到初夏天气多变，在露天电影放映的中途，突然电闪雷鸣，下起暴雨来了。青年们正准备冒雨赶回生产队，扩音机里突然传出通知：要青年全部集中到公社会议室。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公社党委的正副书记马生根、胡英文同志正在为这批“老崽”操心着呢。他们眼看雨一直哗哗地下个不停，决定通知公社的机关干部都来开会，专门研究青年的住宿问题。会上，两位书记提出了把自己的床铺让出来给青年住，其他公社干部也纷纷把自己的床让了出来。知识青年们看到公社干部们留下一张张床铺，自己却冒着大雨走出宿舍去另找住处，都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十二日，我们从军山湖畔来到了乐安县。这里是山区，平原面积只占百分之十三。东、南、北三面皆为零山余脉，芙蓉山峰突起其间，高一千米左右，兀立境东。因此，这里的知识青年被称为“芙蓉山下新一代”。记得来乐安途中经过专区所在地抚州时，乡办主任老许和慰问团老吴、老徐等曾告诉我们，这个专区的不少单位根据当地的条件和可能，正在逐步地把分散插队的知识青年集并起来办青年场、队，组织一部分贫下中农参加，这些场队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指引下，既搞好了粮食生产，又开展了多种经营，有的还办了小工厂。到乐安县一问，果然，他们县已办了四十多个青年队，集并了约百分之四十的插队知识青年。县乡办的同志把我们领到了县境最南端的金竹公社青年队。这个公社离县城一百多里，一路上路陡山险，林木葱茏，路旁还不断可以看到成堆待运的竹木，处处显示这里有着极其丰富的有待开发的自然资源。你想，这个只有一千四百多户的公社，山林面积就有近十四万亩，还有一万六千多亩成片的竹林。这可真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地方啊。

刚从公社机关的后院出来，我们就看到了一片绿油油的早稻禾苗。陪同我们的干部说，这是青年队今年首次在高山上试种的二十五亩双季稻，争取亩产上“纲要”。他们还自己办了食堂，种了三亩八分蔬菜地，养了猪、鸡、鱼。伙食有了专人管，比过去的一人一灶时要方便多了。

我们先看了青年队办的一个小型竹木加工场。当地竹子多，青年们就地利用，现正在生产油布伞骨。他们有的劈竹，有的削骨，十分忙碌，旁边放着成箩的制成品正待运出去。我

们问：供、产、销的渠道是怎么沟通的？慰问团的老房说：县委抓了一下，县土产公司帮他们联系，同上海油布伞厂签订了合同，在省市协作会议上定了下来。去年头一批产品由于运输不及时霉坏了，县土产公司还主动承担了这笔损失，坚决支持他们办好小工场。现在他们的生产技术已比较熟练。去年，不仅他们派人到上海工厂去学习，上海手工业局的油布伞厂也专门派了两位老师傅来此实地指导。有位徐师傅对青年可关心啦，不仅精心地传授技术，而且经常做政治思想工作，忆苦思甜，教育青年要下决心艰苦创业，在山区扎根一辈子。青年们说："这充分体现了上海工人阶级对我们的关怀，这样的老师傅今后能否多派一点？"我们觉得，为了把这类就地取材的小工场办得更快、更好一点，大城市的有关单位是应当尽到这个责任的。

离开小工场，就到了青年队的宿舍。这是一幢两层楼的新房，上上下下一共有二十多间。其中有一大间是队里的会议室兼图书阅览室，也是他们的乒乓活动室。一个个房间都很整齐清洁。青年们自豪地说，这一切都是用我们自己双手的艰苦劳动建立起来的。开始办场时，什么也没有，他们就在公社党委的支持下，背着米、挑着锅上山砍毛竹，住的是树皮屋顶的茅竹棚，吃的菜是带上山去的五十斤萝卜干。就这样从山上取来了一大笔生产资金，加上县里拨来的一部分经费，就造起了新宿舍和新厂房。

谈话时，有个青年风趣地说："我们打算多留点积累，再多造点房子，准备结婚成家哩！"公社乡办干部和贫下中农在旁笑着插话："青年们大多二十六、七岁了，在全队六十多个青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中，在谈恋爱或准备结婚的已有十对了。”

晚上，我们在他们的会议室里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几个青年一再鼓动一个姓刘的青年发言。小刘是个棒小伙子，身材高高大大的，可是靦觍得很，只是笑，不说话，最后还是别人帮他开了腔。原来小刘过去好打架，绰号叫“八爷”。有些干部一提到知识青年难弄，就拿他作典型。但小刘在青年队这个集体里，通过学习和帮助，思想有很大的转变。现在他表现很好，重活、累活都抢在头里。有一次砍竹子从山上滑下来，眼上角划破了一寸多长的口子，鲜血直流，但他想到要艰苦创业哪能不吃苦？就不去包扎，继续扛着竹子下山，走了三里多路。路上有人见他流血，问他：“你又同谁打架了？”小刘一听，感触很深，说：“过去打架，影响真坏啊，今后我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来消除坏影响。”

除了小刘外，其他青年也各有自己的学习体会。在他们那些火热的言词中，我们激动地看到，这些“新时代的创业者”，心胸开阔，目光远大。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现在我们青年队收入多了，但大家都不主张多分。最近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以后，决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多留积累，扩大再生产，加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

话匣子打开了，不觉时间长。电灯开始一闪一闪地眨眼了。青年们说，这是山村小电站在发信号，表示已到十点，即将熄灯。不行，话还没谈完呢！他们立即通知小电站，要求临时推迟熄灯时间。于是，他们又兴高采烈地谈了下去，欢乐而畅快地谈到了青年队的未来……

看着青年们一张张精神焕发的笑脸，听着这些充满青春活力的发言，我们想，这种在公社党委关怀下、在贫下中农带领下的青年队，是多么生气勃勃啊。

县乡办的老危同志说："开始时有些干部不大赞成办这样的青年队，认为青年一集中，乡办的工作量就要比分散时大得多。但为了巩固和发展上山下乡的成果，我们认为就是要乐于找麻烦。"

说得好，革命就是要多找"麻烦"嘛！

二、宜黄途中

宜黄是乐安的毗邻，这两个县同属于抚州地区。我们原想离开乐安后即去赣州，但由于慰问团提出宜黄县的知识青年工作搞得不错，应当去学习一番。于是，我们现在行进在向宜黄的途中了。

宜黄境内有两条大河，东曰宜水，西曰黄水，县城座落在两水的汇合处，因以得名。这个县有上海知识青年一千二百多名。刚落脚，县乡办的老宋就建议我们到神岗公社去。他说："正好明天县里有一批搞农村基本路线教育的干部到点里去，有一辆交通车可顺便搭一下。"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在县招待所门口上了车。这时已早有几个同志坐在车上，其中有一位二十二、三岁的女青年，长得健康、结实，神色沉静地象在思考着什么；她手里捏着个馒头，一口一口地咬着，大概是怕误了开车时间，把在招待所食

堂里没吃完的早饭带到车上来了。我们心里有点纳罕：县委派出的工作干部中，怎么会有这么年轻的女同志？

车子开了一程，停在县委门口，又上来几个背着行李卷的干部，带头的一位五十多岁，操北方口音，笑咪咪的，态度和气可亲。慰问团的老冷连忙向我们介绍，这就是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在和我们打招呼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那个女青年，叫了她一声"小徐"，走过去坐在她旁边的一个空位子上，攀谈起来。

很奇怪，这个沉静的女青年遇到县委书记后，竟象在她们小姐妹群中一样，无拘无束地谈开了，时而讲"老表话"（即江西当地方言），时而讲普通话；一会儿象在与战友商量工作那样地老练、泼辣，一会儿又象一个在尊长面前的调皮女孩，不时地显露出孩子气。我们听出，她在讲普通话的时候还夹带着一些上海口音——原来她也是个上海知识青年！

我们问她："来这儿几年了？"

她说："我在神岗公社插队已有四、五年了，这次被县委抽调去搞农村基本路线教育。"说着她又调皮地看了书记一眼："到书记蹲的这个点里去接受再教育嘛！"

书记笑着对我们说："上海知识青年经过锻炼，成长很快，已成了三大革命运动中的一支生力军。问题是要进一步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小徐指着书记对我们说："成长是因为党的培育，县委对我们很关心。"对此我们毫不怀疑——从他们熟悉的程度上就可看出这一点。

当她知道我们正是到她的老家——神岗公社去时，更高

兴了。

……

车上的谈话时时被窗外闪过的景色所打断。这正是映山红——杜鹃花盛开的季节，到处红艳艳的一片，车子在花的海洋、红色的海洋中行进。昨夜蒙蒙的春雨，把这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滋润得分外鲜艳夺目，花瓣上还分明看得见有晶莹的水珠在滚动着。当时正是早晨八、九点钟，暖融融的阳光，红艳艳的山花，几乎把县委书记、小徐和我们全车人的脸都映红了。杜鹃花啊杜鹃花，怪不得当地人都管它叫"映山红"呵！

我们到了神岗公社，公社党委书记朱健雄同志和副书记薛志鹏同志亲自跑来接待我们。薛志鹏同志身材高大，脸色黝黑，是一位很年轻的干部，但又显得十分稳重干练。我们一打听，原来他也是上海知识青年，曾经是上海青浦中学的学生，现在公社党委中分管社办企业、文教卫生和上山下乡的工作。

我们细细地端详着这位年轻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心里不禁想道，即使他不开口介绍，他本身不就已经有力地证明着知识青年前进的步伐和成长的速度吗？

不一会，我们已坐在会议室里，听着这两位正、副书记的介绍。他们说，这个公社的一百六十名知识青年，现已集并为一个青年队，十六个青年班。其中已有六人入了党，一百二十多人入了团，六十多人担任了公社、大队的领导职务和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拖拉机手等。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大批青年积极分子正在不断地涌现……

"就给你们讲讲女知识青年徐定月的事情吧！"在作完一

般介绍后，他们兴致勃勃地继续说。

下面就是我们从他们嘴里记下的徐定月的故事——

徐定月是个共青团员，下乡后一贯表现积极，后来被贫下中农推选为“赤脚教师”和夜校辅导员。她这人有一个特点，见到对集体不利的事，总爱说上几句，因此有人就在背后讲她“多嘴多舌”。队里有一个当过伪保长的家伙，经常受到她的批评，怀恨在心，意图报复。他走东家窜西家，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徐定月把孩子教坏了！”但贫下中农都不听他的。他无法可想，就和一个有贪污行为的会计勾结起来，不给小徐记当教师的工分，想通过这个恶毒办法把徐定月挤走。

小徐有广大贫下中农支持，怕什么？她说：“一个工分不记，我还是要教书，还是要培育贫下中农的子女，要撵我走，休想！”

公社党委知道了这事，支持小徐。贫下中农也气愤地揭发了那个会计的贪污行为，还撤了他的职。但是，谁来接替会计的职务呢？贫下中农都认为小徐最合适，可她既做教师又做会计，怎么能忙得过来？小徐知道了贫下中农的心思，说：“替贫下中农掌财权，还怕忙？”就勇敢地一肩挑起了会计和教师这两副革命担子。

这一来，那个下台会计对小徐更恨了。有一天，他故意不出工，但却又偷偷在自己的工分账上记了工分，过一段时间与小徐记的工分一对照，就大声叫嚷：“啊呀，你们看，新会计把我的工分记少了！账都不会记，哪能当会计？”在他的煽动下，有几个不明真相的社员也跑来找小徐对工分账了。

小徐明知这里有鬼。但她沉住气，仔细地查了账，不慌不忙地作了调查，等到把情况全弄清楚了，就把工分账全部公布，并当众严厉责问那个会计："你没有劳动，哪来的工分？"这一下真相大白，那几个原来不明真相的社员也就都醒悟过来了。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那个下台会计竟煽动个别落后群众说粮食不够吃，吵着要分储备粮。小徐想，社员大人小孩每人平均已经分了六百斤口粮，怎么会不够吃呢？她为了击退分粮阴谋，每天晚上，挨家挨户地对社员进行了家庭访问。贫下中农指着米缸、粮囤对她说："不够吃？笑话！"后来，就连那些曾经闹着要分粮的人也都一个个被小徐说服了，明白自己是受了骗了。

事情是不是完结了呢？没有！去年有一天，小徐听到一个消息：那个下台会计又与那个伪保长勾结起来在煽动分粮，而且利用一些干部和群众的小生产私有观念，作出了私分八千斤储备粮的决定，明天一早就开仓！

第二天一早，几个干部和群众正准备开仓，小徐腾、腾、腾地跑来，站在他们面前说："你们想想，你们在干什么？私分粮食，这不是在拆社会主义的墙脚吗？"

"自己种的粮食，自己多吃一点有什么关系？"几个受了蒙蔽的群众说着说着就要动手去打开仓门。小徐勇敢地一脚跨上前去，用身体堵住仓库门，用手护着锁，大声说："社会主义仓库的门，谁敢乱开！"

人群中有几个受蒙蔽的队干部被小徐的行动激怒了，他们气鼓鼓地说："我们不干了，都让你来干吧！"说罢一甩手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